朝鮮歸好餘錄

石幡貞著

一

成齋重野安繹閲
東嶽石幡貞著

朝鮮歸好餘錄

朙治十一年十二月發兌
日就社印刷

歸好餘錄序

子幹自韓歸示歸好餘錄使予刪定而序之子幹之役于韓盟約始成兩情未和協時會韓地大歉饑餓載塗貿貿然闖戶求食白晝攘竊鬻兒賣婦殆無人

理而釜山寂寞之濱灌葦繞宅
潮淤腐臭虎豹嗥於前野無生
草慘目痛心之際適接我西南
變報於是子幹思國之念又不
能自措發爲釜山百詠情迫辭
促有胡地倚絃秦廷擊筑之韻

然觀其與洪祐昌諸人往復唱
和眞摯懇到推赤心於人腹故
雖僻陋如彼亦輸情實至相欵
曲朝廷修好之本意於是始完
盖子幹爲人樸厚而有文學予
始未相識追與之交久而愈可

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子幹豈其人歟夫不言歸于好雖既盟無益言之歸于好非假文學則不能載筆之任國事成敗所關在得其人而已矣而豈公之有事于韓乃曰吾何假漢

文其功之終弗成莫足異也已

子幹名貞石幡氏嘗受學於安井息軒

明治十二年十一月

成齋重野安繹撰

蓮翁大沼讓書

例言

一此卷初無倫次。隨得隨錄。有詩有書有序記題畫紀事記行。所載亦不止一處。釜山、東萊、所安、馬路、濟物、江華、通津。金浦、陽川、楊花津、漢城等。所躬親經歷。筆亦隨之。詠歌贈答。皆出于公餘倉卒。不暇深用意。況敢望公於世。但近世人專誇遠西事物。徒致簡編之汗牛。不復審隣國情形。以備撿閱之窺豹。萬里指掌。咫尺隔靴。他日影響於我者。將如何應之。不是吠聲之秋也。茲忘拙陋。類從次序以付梓。麻姑雖無堪搔癢。故紙豈不當覆瓿。

成齊評、韓非以後、訥於言而辨於筆者多矣、石兄辨於筆、故有此

一事實直叙。無礙體面者。記其人姓名。言或涉諷刺。太隱微則歸晦澁。語之則嫌毀短者。則沒名不著。但心希警醒。非敢好謗讟。婉辭曲叙。使人求意於言外。有私歆。陶詩安敢用董筆。

一偶因披閱。間及旁證。所恨朝鮮國史籍。金縢封祕。不敢出示。加之朝野胥壞。國人箝口。不有一言敢及其政治者。故今所引據。不過斷簡零牘。知誤聞謬見極多。參互校訂。有俟後人。

一余訥於言。不辨於筆。客有要知朝鮮近事者。每從余問訊。乃擧是卷以示之。只恨字句蕪雜。有意不達。故

著。乃欲以筆舌共鈍自遁乎、

先輩有隣交

又擧手摹畫圖數幅。併插入卷中。庶幾圖書對照。自了然於心目。

一自警報漏傳起筆。得詩五十首。及接官報。又得五十首。合計百首。雖與感內變。要在審外情。故命曰釜山百詠。其與洪小芸（東萊府伯名祐昌）贈答詩文。曰東萊贈答。其赴漢城。則有漢城載筆。盤松餘韻亦倡和篇什。以其地不同。且有一二他及者。故別命之名。言涉內外。則有雜文。爲編凡三卷。總名曰歸好餘錄。

一非我兩國言歸于好。則不可有是卷。非天假我以公餘。則亦不可有是卷。言歸好矣。公餘又得及斯文矣。

善隣著、皆空名而無實、獨此著名實相稱、亦邦家之餘光也、

故曰歸好餘錄。

明治十一年三月　東嶽陳人識

百詠題次

漢城罹火　役夫浚川　放船延命　閉門羹饋

減膳依例　發廩垂憐　警報非虛　公佈見旨

督府文移　玉座燭淚　大義滅親　三將褫位

少將死難　郵船漕糒　遺孽得時　窮士有爲

父賜手書　婦報兒戲　老櫻慰情　廢園抒思

中川產蛙　邊氓攘臂　施藥艱難　役民容易

哭評巧拙　人難筭字　金釧買米　虎皮易餌

松下癯仙　路頭病魅　饑民聚埠　漕米列肆

通鑑課學　遁辭問食　烟管冗長　蟬翼霑漬

三策督逋　互相規利　開賭見追　求食招累

拿捕淫婦　罷黜關吏　斬首悲慘　澣衣猜忌

聽訟盡辭　施刑非地　薰突驅蟲　露臥飽睡

月波蕩漾　雨霖漂穂　府伯解任　遠官忘寐

軍艦派來　星使遠暨　善後有望　廣濟長企

山國波暖列帆檣海角好一番
貿易場偕貨店自鐵家家徵
太紗帽要於高子金唯貫就
塘自了萬人貶島洋互市
何唯起民利是非論復夜
无疆

袖軒生

在釜山港大

九德山
四屛山
龍頭山
大東観
双岳
旧草梁
龍尾山
柊栢島
龍臺

日本館圖

朝鮮歸好餘錄卷之一

東嶽石幡貞著

釜山百詠

漏傳警報

明治十年三月四日。有商船一隻自對州至。傳筑前博多人某書曰。二月十八日。西鄕隆盛將兵二千餘東上。過白川縣。熊本鎭臺過之。戰端始開。九州騷然。士族之快快者。投應日衆。事聞。拜有栖川宮鎭撫總督往討之云。蓋郵船浪華號之來。每月廿四日爲期。而前月不來。衆以爲異。忽聞此警報。憂念不能措。然

未接官報。有不可輕信者。但海外覊官。莫以遣悶。越七日銜退。偶得漏傳警報。久竚郵船二首。自是與旺。觸類長焉。每一詩成。自覺平生憂鬱之氣。從指端迸出也。十日間終成五十首。索居無聊之餘。漫然錄上臆者。聞見既雜。言語無次。但筆端同戰報開。故冠斯篇。以見與感所由云。

將虐將實切憂患。海外流傳國步艱。何意當年張辟穀。
風雲驅逐向函關。

久竚郵船

柊栢島。在絶影島北。橫亘釜山港。矮陋人家兩三戶。

面海營居。我船舶之來。從其背後認港。直向釜山城。屈折而入。凡朝鮮人家。每戸必有温突。（一曰窟爐）其製床下積土石縱横。作狐狸穴狀。夏時薰之以驅蟄虫。及冬寒。燒枯草引火氣取煖。爲竈爲爐。筒之又筒。但其薰灼之甚。爲是致眼疾者殊衆云。

晨晨風煙出曲隈。海天決背叫佳哉。春寒柊栢薰温突。不是汽船認港來。

叢祠懷古

日本館域內有二山焉。曰龍頭。曰龍尾。龍尾突出港口。怪石森立。上多喬松。三面控海。景象宏壯。頂安一

音節瀏亮

祠。相傳爲加藤清正廟。實合祀住吉玉津島二神也。昨年構一亭於祠傍。爲官民遊息處。晃朗臺是也。

英魂終古尙防邊。辛苦想看望嶽年。折戟苔封風浪穩。藤公祠畔泊沽船。

巫媼禱處

一日散策過新草梁村。有媼及婦兒三人路側設席。膳羞豐備。兒容貌瘁甚。婦哀感俛首侍老媼。唯謹。媼傲然口誦喃喃。如誦經狀。余怪而問之。則巫媼爲兒祓病也。朝鮮國乏醫師。如有細民罹疾。唯有造藥鋪買藥耳。各鋪皆揭神農遺業等招牌。鋪主稍解醫事。

遐陬僻邑。往往有此弊。不獨箕封。

爲我八車吐氣

然畧據症狀。調劑皮根以與焉。脉且不診。況聽打乎。故其症稍險惡者。大抵束手俟死。否則一意賴巫媼祓除。或就木瓔石怪禱禳。斯民之不幸有如此者。

何年醫藥免夭瘥。類實相依燕燕窠。巫媼抗顏稱秘咒。喃喃路上秋沉痾。

撒錢買笑

國內物賤。且無有金銀貨幣。獨有銅錢。民一日有錢十文。足以飽口腹。而十文之難獲。非終日營營戰疲手足。窮極心思。則不至手。非如我挽車夫一朝要好客。全家輒爲添肉也。偶乘間到村落。戲撒韓錢數文。

則所在兒女群聚狂奔。餓狗爭肉。足博一粲。初傍近兒女子。瞥見我輩出遊。遁逃不有敢近者。及數出數撒。終至有來乞錢者。

幾個刀錢亦有神。喧呼爭攫若楞鶉。數文能買一場笑。
誰費纏頭百萬緡。

狩鶉競儇

本港居留人。稱巧羅鶉。一日赴絶影島觀焉。竿頭張網。方三尺許。各手持之。網有青赤紫三色。即勳章有等也。一人使狗三頭。網手十餘人。皆結束袴襠。進退分合。齊整可觀。狗手操縢伸縮發縱。則狡狗排叢發

草。使鶉隱伏不得。覘其飛出。網以羅之。機會相投。百不失一。而其獲之之多少。與弄竿之巧拙。每狩畢。開宴議較以黜陟。語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其謂此類也歟

罾網成行人具糧。爲叢敺爵又何妨。發縱在手使狡狗。比得當年猿面郎。

韓山雪白

三月五日雪大作。九德、四屏、梁山、絶影。一白玲瓏。忽憶昨年發東京。家嚴偶來在寓。而不遑任意承歡。悾悾奉別。此地與我鄉國。南北天度相距不甚遠。雪寒

一讀惻然

容谷足音。幽芳亦喜欲顛。

如是。遇其刻我肌。七十老軀起居如何。不禁黯然魂消也。

雨勒春寒風力掀。天涯顧望暗消魂。一朝吹白韓山雪。七十慈親在故園。

蘭畹花妍

居留地内蕙蘭甚多。大者着花十餘莖。香遠色濃。多生苔石亂篠中。土人則無有顧之者

干役殊方無寸功。怡顏時又訪蘭叢。嗅成史隱吾何敢。唯有幽芳臭味同。

偷兒接踵

伏兵廨在租界牆壁外凡四所。曾備于我者也。傴僂老爺一人直焉。新約後罷之。早既爲草賊乞丐所占據。故使其速毀撤。而未果也。

西坊夕報刼寒庖。東戶相傳失布刀。草木皆兵兵是賊。伏兵廨作賊窠巢。

學士垂涎

嘗有一士人訪語學校曰。我學士也。請與諸君談。接話少時。乍低聲曰。諸君俊秀。當自重。僕不食二日矣。願賜餕餘。生徒哄然。與飯揮去。爲二月某日事。

傲然入座即機籌。何暇憂虞識者尤。乞米淵明君莫怪。

屢空回也不堪憂。

席路賣粥

近日土人來往租界内者特衆。我商賈所雇役之賤民、及彼官吏來觀者等陸續。接踵。不知幾百人。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曾見。於是草梁豆毛釜山等人民。各自齎稀粥濁醪煙草煙管等物。席路售賣。聞之一椀稀粥價錢三文。而無由買之者甚多。又聞有先買半椀啜了。再乞半椀者。計價是一椀。而容積當一椀半。

沙礫塵埃同一盤。么麼續命勝仙丹。三文稀粥難多得。半椀啜來當晩餐。

嗣響於平薩州花下之什

窓梅題箋

官舍前庭有梅樹。雖稍小。枝幹槎枒。蓋數十年物。戊辰以降。家無定主。閲人極衆。予亦忽來忽去。不爲花神所笑者幾希。

海外重逢鳳曆新。覊官空望帝京塵。去留幾歲同蓬轉。却揖梅花作主人。

雙岳騁望

居留地與新草梁村之間有一丘。土俗稱曰雙岳。其下瀕海處有刑場。事詳于下文丘上騁望。釜山城近在眉睫間。左則豆毛開雲等處。歷歷指掌。灣内無數漁舸。

雄壯

宗氏之於韓。殆與琉球事清國一般。三百年間。使之幹兩國通好。宜矣情意之至相乖戻也。

帆席飄颻。景象敞濶可喜。

漁舟拍浪弄新晴。立馬雙丘萬里情。落日玻瓈平鏡面。回灣指點釜山城。

大觀猶全

大東觀在雙岳迤北。背山面海。繞以牆垣。有門二。曰寧遠。曰祇肅。宗對州之遣使价。朝鮮政府接之於此。觀內設壇高八九尺。朱欄黼章。宛如我眞宗僧徒奉佛之處。聞其行式之時。安金字殿牌於壇上。延使臣立門庭。遙望肅拜以執臣禮。每宗氏繼承大禮。及其襲封吉凶皆如之。又歲遣其家人。受米菽木綿等名

曰歲遣船。臨時慶吊。又在限外行之。亦受物有差。歲遣船。初有五十隻。史稱嘉吉三年對馬守宗貞盛。與朝鮮（宗憲王三十一年）約互市。每歲以商船五十隻爲定。輸穀三萬石於對馬。自是宗氏世掌朝鮮之事是也。後減至二十隻。而對州則多設立物目以請求。今採錄慶長十四年約條十一欵。餘可類推焉。其一曰。館待有三例。國王使臣爲一例。對馬島主特送爲一例。對馬受職人爲一例。其二曰。國王使臣出來時。只許上副船事。其三曰。對馬島歲遣船二十隻。內特送使三隻。合二十隻事。（大船六隻。中船小船各七隻。）其四曰。對馬島主處。歲

賜米太按太謂大豆也一百石事。其五曰受職人一來朝。不得遣人事。平時受職人則免罪。幸不擧論事其六曰。船有三等。二十五尺以下爲小船。二十陸尺柒尺爲中船。二十捌尺玖尺參十尺爲大船。船夫。大船肆十。中船。三十。小船。二十爲定額。若不足則以點數給料事。其七曰。凡所遣船。皆受對馬島主文引而後乃來事。其八曰。島主處依前例圖書成給。著見樣於紙。藏禮曹及校書館。又置釜山浦。每書契來。憑考驗其眞僞。違格船還入送事。其九曰。無文引者及不由釜山者。以賊論斷事。其十曰。過海料。對馬島人給五日糧。島主特送加五日

此詩意味深遠。而筆不能盡達之。蓋起承二句。述目

糧。日本國王使臣給二十日事。其十一日他餘事一依前規事。日本國王盖斥德川氏爾後雖少改條款亦不過供給多少。行之殆三百年。其爲交際可見。甚者始言對馬人後。言日本國王。此顯證對馬是爲已屬島非日本版圖也。然兩國人民。古來互相凌轢。譎詐爲風。毫不加親睦。三百年如一日。宜哉朝政革新後。書价往來。歷八年之久。而不能得其要領也。今則兩情相通。大東觀無所復用矣。

四海鶯花煙霧通。比隣却見氣初融。春風不動君休怪。寧遠門深鎖大東。

今外交日廣。我與韓情意初洽。轉結昔日隣好之失道。由宗氏爲之障礙。例言所謂婉辭曲叙是也。

宴廳付盜

明治八年理事官之來本港也。先與東萊府伯約相見於宴廳。期迫遽。以正門出入服色異舊隨員靠椅等互有違言。修好議終不成。廳在舘外北隅。往者宗對州之遣使也。府伯迎於此饗宴焉。有女樂著爲例典。而今則爲丐兒偷盜所窟宅。門戶亦無有也。

正門服色鬮紛挐。畢竟忘筌爲得魚。一笑偸兒先得計。占來宴舘作吾居。

烽山置員

四屏山。一稱烽臺山。在釜山西。高挺出衆山。遙眺對

馬島。如長鯨露脊。俯瞰港門。則蝟毛浮波。艤沽船也。景致空濶可喜。其設熢燧於此者。昉于壬辰變後云。有候卒挈全家棲焉。海見異船。則擧火爲報。隨處相承。以達京城。其曾備於我者。可概見矣。

當年褒姒又何爲。雪壓烽門水結眉。偏以全家保崔李。白頭猶鎖四屛山。

母子相鬻

聞頃有一寠民。半夜竊來。叩我民家曰。某有二女子。而歲饑食盡。若養之則全家駢首餓死。要賣一女。以延母子三人餘喘。言訖潸然。口噤淚下。其人對曰。賣

琉球諸島風俗大類此。

而說可俱存。

買人身。談何容易。乃悄然而去。

死何忍見養無因。骨肉分離最愴神。不信湧樓飛閣裡。玉盤何處宴家人。

婦女貿遷

東萊釜山。每月開市。自有定期。傍近婦女。相誘相聚。貿易有無。不必用貨錢。眞個日中爲市。太古遺風也。婦女齎物。不負不肩不提携。戴諸顱頂。雖不潔物皆然。吾人偶出與之遇。擁鼻息氣。趨而避之。而彼從容自如。未曾讓路且躲避也。但有男夫目之。則忽然驚叫而避去。不知其何故。或云。邦俗男女權利相懸。儼

南島亦有此両般情弊

然如主於婢。或曰。嫉心尤深。故然。蓋男夫翳長袖冠蟬翼。優遊終日。而婦則蓬髮窄袖。露頂赤足。自凡耕耘。以至薪水裁縫。皆其所躬親。而猶被犬馬視之。其勞逸不齊。倨卑自甘。亦已甚矣。

頭顱載物步龍鍾。行路不妨與客逢。却厭吹烟夫在後。滿胸嫉妬避吾儂。

邊門徹矣

日本公館地。朝鮮政府舊爲築牆壁。蝘蜓繞之。守以守門設門。而據新約。不須復作如是阻塞狀。於是數促其毀撤。十二月十六日始撤門扉。至本年一月。漸

歸蕩然。盖自幕府使對州掌將命。多歷年所。舊規之錮人肺腑久矣。一朝革除。在彼所甚憚。況從前稱賀易者。唯官爲之。不任民庶自作。一賴此門。以防過夜商潜商。按大典會通。夜商潛商罪入死。今則四門洞開。日中爲市。王道蕩蕩。不亦樂哉。

不要風馬說西東。區宇春光同所同。蕩蕩四門明治化。
儐筵亦學穆如風。

黨庠蕭然

朝鮮國文字有二樣。曰眞文。即漢字也。曰諺文。是爲國字。國字數有百六七十。或連合爲義。或一字該意。

或繹音見義。以其易學。民皆便之。而政府公文。措之不用。另自用一種漢文。且有吏道散布其間。郡府庠序所課之書。四書五經本文間。插入國字。有如我邦訓點。一日閒行。過新梁村。訪鄉先生。蕭然茅屋。先生迎揖於戶外。禮意慇懃。庠內展蘆席。置千字文一册。筆硯机卓文庫之類。無一有之。使人疑廢宅。經云。富而後教之。管仲曰。衣食足而知禮節。民貧矣。教安所施。而又何禮節之能知乎。

庠若禪房。師稱軍。（國制。丁壯皆稱軍。）座無書册。少生員。講堂闃寂。君休怪。教化別傳不立文。

碑示貽厥

絶影島東南有太宗臺焉。余往歳探之。巉巖絶壁離島六七尺。潮汐澎湃注巖足。上有石横焉。作橋梁状。過之則臺也。岩石渾成。高出海面十餘丈。上坦夷而側竦立。翼張而身細。廣處可坐數百人。馬島如眉横遥空。洪濤撼地遠來自日南。使人叫觀止。上有一古碑。巍然矗立。東南向。相傳爲太宗碑。長丈餘。幅五尺許。面鐫五言絶句一首。或曰。朝鮮國太宗自作詩也。或曰。唐太宗征渤海。至此慨然顧望而賦此。今皆無所考據。潮嚙苔蝕之久。隱隱認白雲等二三字耳。嘗

聞東萊府伯之始就任也。必先謁此碑。著爲令典。而今廢矣。按險絶如此。而一條路通。似曾經人工者。且絶島無人之境。建此大碑石。劣鐫小詩一篇。斷知非風流好事者之所爲矣。或者爲一部懲毖錄之意。亦未可知。不然何必東南向。而使南亦府伯僕僕爾拜之也。雖然此余臆測。他日聞其詳而後訂正之。

貽厥有幾年歲更。殘碑猶喚太宗名。東南風雨時時惡。片石擬他萬里城。

俗尙古先

朝鮮之山。所在童禿。無有巨材喬木。或曰。國俗每戶

先王務樹藝。鄒叟五畝宅。樹桑。斧斤以時入山林等。皆此意。

遼東白豕。可

必設窟爐。常要柴草。家屋則土石築成。其意謂寧豐於草。無須於木。山澤滋草之術。在時火之。夫燎原烈火。玉石俱焚。則闔國之山。豈皆不育材。既不樹藝。又從而殘之。可謂不思甚矣。聞歐洲經濟家之說曰。國家衰弊之源。胚胎於伐木。或曰。西班牙及支那諸國之貧困。因人口與樹木不得平均而然也。然則濫伐猶可禁。況於濫焚乎。朝鮮人有常言。大國（斥言清國）非古。禮樂俱亡。我邦雖褊小。東方鄒魯。余謂古今之變亦大矣。株守與紛更。孰優孰劣。唯豪傑之士。察變制勢。人盡白衣誰送酒。山皆童兀不營宮。九州屬跡歸蒙古。

姍可笑。

自詑箕封存古風。

醫院始設

朝鮮醫術。株守素靈舊窠。病理藥性。曽不復講。陰陽五行之外。不知世有神方妙劑。我政府於本年。始爲開醫院。名曰濟生。矢野大軍醫長之。將以有廣濟内外人。二月十八日開業。是日招辨察官玄昔運、譯學李濬秀、五衛將某等。自凡截骨、聽脉、電機、解剖、麻藥劇毒。以至百骸九竅精圖、奇機。示掌墾切。皆歎稱不已。然俗尚剛愎。重改遷。未易遽化導。徯其悔悟自歸。以濟其生耳。

實況眞情。懶于書札。如余者。讀此寧不悚然省悟。

青帝回鑾楡火新。夜來雨澤不揚塵。釜山浦上杏園月。光景併成兩國春。

郵信爰傳

釜山港與對馬。相距劣十八里。而海路險惡。舟楫不便。兩情不相通者。動輙數月。於是廟議於昨年十一月一日。始開郵便局。用汽船往來。每月二回爲定。以疏通官民情誼。幸福莫大焉。何料行之纔兩月。忽遭西陲有事。內外信息旋復閉塞。予嘗竊謂。駐在海外者。莫悅於得信書。莫樂於讀新聞。咫尺釜山猶然。況奉職歐米萬里外乎。而在京故舊或未知此味。唱而

無酬者甚衆。彼此易地。則皆知其信然矣。

一尺書傳萬里情。何論西澥與東瀛。如今却思在京日。

天外詩來未載賡。

遊步沮議

古例。日本人遊步。不得出設門。昨年宮本理事官在京地屢爭之。卒爲直徑十里。（朝鮮里法即我一里。）據我測法。當至釜山鎭門外。而彼以路曲直測之。止於開雲鎭口。其間相距十六七町。兩議相持。昉于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年未決。而得間行至東萊者。無復異議矣。

明月白雲寧計程。兩心投合不須爭。豐干不是無情客。

三笑誰標破戒名。

訓導廢官

十年十月十三日有公文來報曰訓導某今陞任爲某官正職。新設商門於豆毛。專掌交際事務。以謂此代府伯也。照會屢次。始知唯辨察通商事務。猶我領事也。然訓導之官。從此始廢矣。蓋朝鮮公書古來稱我爲倭。大典會通、通文館志等。歷歷可徵。其館曰倭館。使价曰差倭。館司倭、裁判倭之類。不暇枚舉。慣用至今。故民間稱之。猶有可想。而近日判決公文。且有顯然揭倭字者。雖非向我公稱者。甚爲無謂。故管理

倭字考證。及訓導官名所由起。說得明晰。

官輒駁改之。按倭於爲切。短人也。本非好字。但和倭邦音同。皆訓曰耶麻土。即日本之謂。係假借也。然宋歐陽修既有日本刀歌。而明史紀效新書等。載倭寇之事。漢書地理志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顏師古注魏畧曰。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此皆洪濛曖昧之語。乃知明人不近徵乎宋。而遠取乎漢魏者。其意蓋謂其人倭短。不足與較。以鼓勵其兵士。不然日本刀切玉禳妖之銳。與逸書可寶之事。歐陽修早既羨賞之數百年前。日本之爲日本。彼豈有不知。況於隣近朝鮮乎。而其與我相接者。其官

似觀田舍演

曰、訓導。蓋亦謂豈妄倭人。可使之訓導至道耳。嗚呼肯、以是爲交際乎。

訓導倭人歸大道。此間交誼不須論。五洲横目皆兄弟。應悔區區我獨尊。

上官儀度

上官外出。騶從如雲。比我舊時諸候伯行色。猶有過焉者。其進退以樂曲節之。及下轎。則跟隨胥吏左右腋而進。殆如不堪步者。上階則又有擁腰推臀者。以養威望。亦國俗之異也。

囉叭聲傳。霜仗排。騶從擁護欲塡街。十圍腰帶妃嬪樣。

劇。不覺絕倒。

搖曳扶人上碧階。

饑民顚連

昨年亢旱特甚。故本年饑民纍纍。無由求活路。時有乘夜竊攜其婦女來鬻淫者云。回憶昨年朝鮮政府議。固拒我人民挈眷來住。使人疑其意或在縱容一邊。但以其事致弊最鉅。故隨即嚴飭究推之。

甑釜生塵絶糓粱。半宵掩泣別兒郎。無情何事阻攜眷。擬賣鴛鴦夢一場。

滿路餓莩

國人逐日飢追。面若死灰。來我居留地。蹣跚膜拜。通

而乞物者。不知日有幾十人。其稍健者。立戸外覗隙。竊偸簞食。或攫芋苞。爲人所覺察。爲畜犬所咬。叫呶號哭。手龜肌枯。飲泣鵠立。悲哀之聲。終日無絶時。邦人泣。無論少長。皆叫姑麻爺。指父母也。偶出散歩。餓莩滿路。使人不堪酸鼻。

骨露肉枯肌凍皴。何時四海得同仁。積屍枕籍無人問。天上春寒閉綺闉。

巡夜虎患

伏兵僻四處。今皆爲賊巣。晝夜覗我隙。出沒無常。曾分全區居留人爲二保。令輪直警戍。柝聲終夜不絶。

而余與管理官每夜十二時後巡察兩館視其勤怠西館八棟内獨有武田文五郎者住焉荒涼闃寂過之則萬松茂密寒風刮面雨雪霏霏有山名龍頭聞曾有虎來栖而人未覺唯怪鷄犬猫切近人戀戀不去屏息悚慴不肯出戸外如是者數日人皆莫知其故忽夜半有爛爛如鏡者光彩射人且失畜犬所在日多一日始知有虎在近矣於是撾皷打鉦銃槍劍棒糾衆以圍此山虎終逸去而犬猫不復近人矣或曰虎奔極疾人莫能諦視惟見數里間風戰草靡耳夏時多在咸鏡江原等地冬則時來南邊今我與管

反覆轉換。文法巧妙。

理官。每夜行過。若忽然遇之。腰間無寸鐵。將如之何。曰。有暴之耳。何暇顧魯人指笑。然我聞虎內心善外威武。噬惡獸不害人。然則虎固不足畏。但彼鼠賊草竊。使我輩日夜遑遑不得高枕。是可畏耳。雖然又安知非彼亦遇猛於虎者而至此邪。予二人每過龍頭山。談必及虎事。已而聞虎切忌人語。相戒噤口悄悄過去。

萬竿擁路海風醒。巡察要他租界寧。地僻歲饑人亦虎。悍兒出沒不藏形。

吏乞材料

朝鮮土地不生材。非不生也。不育也。我居留地亦非朝鮮土地乎。而鬱蔥蕃茂。余竊為朝鮮政府惜焉。辨察官新構官舍。要材甚急。而其能堪棟梁者。探討數十里外無有也。為截數章綠雲與之。

官守優哉八斗才。更無乞米尺書來。傳言彭令構仙館。分與松雲綠幾堆。

盜剝屋椽

租界全地。古來分為二區。曰東館。曰西館。西館有大廳三。行廊四。係朝鮮政府構造。舍宗氏特送使員等處也。荒廢歲久。無人借居之者。而窮民惡漢。晝夜出

沒剝椽卸戶或火之以防寒數棟屋舍旬日間不復全數徼知彼官吏而無能防護之二月某日爲修繕一戶充語學校自是白晝草賊稍歛跡然黑夜跳梁者未已也

突兀廳廊不掩闊剝椽斫柱苦防閑少陵茅把群童盜廣厦誰庇千萬間

訟庭生草

二月某日始開裁判局時內外訴訟極多然其貸借案件概屬無証無約偶有證約者亦不署負債主貫籍姓名唯有月日俸出等字樣耳甚者不可知債主

負債主俱是爲誰。但其證票顯然。而被譎詐遷延。以至破家失產者。誠爲可憫。故管理官曾有所施爲。先了二三案牘。以期彼我公明得情。按從前亦有裁判之設。而其爲職專管兩國交際。裁判事考宗氏舊記曰。裁判之爲事。兩國交際主管之職也。然觀其所記。則曰歲遣船二十五船。復爲五十船。裁判抽谷盛廣之力也。其得朝鮮王額字也。曰裁判有田智繩盡其職故也。又曰。舊約公木三百同。裁判佐護成扶換作白米四千石。寺田成般亦換公木一百同。以白米四千石。總計一万六千石。入送於我州。五十年於此云云。即

意平辭暢

是要求官。安在其爲裁判也。明治二年至八年。官無定約。住民自恣。彼民日來往。而我不得出設門。彼自來貿易。而不由守門設門者。目以潛商。潛商接踵者十年。故滯逋如山。我民無奈之何。終爲其所愚。情實可憫。故首開裁判局。愛民之餘澤。博及海外也。

駘蕩春風社雨餘。二三案牘得情初。訟庭生草蹂慵甚。好貨韓民且掃除。

殘碑委管

雙岳昔時刑兩國交涉罪犯處也。下有殘碑。舊在館地內。數年前移建。今則仆草間矣。所謂和館制札是

也。按碑係天和三年（距今明治十年。百九十四年。）創建。所勒五條。一曰。禁標定界外。毋論大小事。闌出犯越者。論以一罪事。二曰。路浮稅現捉之後。與者受者。同施一罪事。三曰。開市時潛入各房。密相買賣者。彼此各施一罪事。四曰。五日次雜物入給之時。色吏庫子和人。切勿扶曳歐打事。五曰。彼此犯罪之人。俱於館門外施罪事。右在館諸人。若辨諸用。告事館司。直持通扎。以於訓導別差處。可爲往來者也。又碑陰記曰。各條制札。立館中。以爲明鑑也。天和三年癸亥四月日。平田隼平眞幸。杉村主稅平眞顯。樋口孫左衛門平成昌。多

田與左衛門橘眞重。平田直右衛門平眞賢。按一罪者。朝鮮律謂第一等罪。即死罪也。行之殆二百年。吞寃入地者。不可勝計。讀了潸然。

舊約殘碑委草菅。讀來嚴刻豈堪言。若令幽鬼可呼起。霑被驩虞聖世恩。

老民遭賊

武田文五郎年垂六十。就西館隙地。墾荒蕪闢草萊。種麥養菜者有年。近時得少餘稸。韓漢偵知之。二月六日夜。其徒五六人。持棍棒突入。反縛文五伏地。壓覆蒲團。無發聲。掠奪所有米麥衣袱器具去。文五氣

息奄奄。達旦不能動。苦悶已甚。偶聞有人足音跫然。連呼求活。其人走入爲解縛。則傷腫滿身。急請大軍醫藥之幸。得不死。

元是流離沮澤娼。暴橫至此一堪驚。寄語城中間畫史。描呈傳老昨宵情。

官庫失錢

一月二十四日夜。暴風雨。盜入官庫。竊韓錢若干去。先是官置直看守者三人。及明始覺之。愕眙報道。後數日發跡。現係舊草梁開雲釜山等惡漢。夥黨行竊。即照知彼官吏追拿。而官吏猶豫。逸其二人。

跳梁君子奈枯腔。莫怪阿誰氣勢厖。驟雨疾風暗天地。
喚爲外府是隣邦。

沙金出港

國内產物甚尠。偶有天造美貨。無敢有一人挺身發掘製造以裨國益者。現在貿易品。纔有牛皮海鼠牛角爪骨、及海藻等耳。但近日稍稍輸沙金。此係國禁。故不公賣之也。然竊察其情。禁令亦少弛云。有奸猾者。投機規利。剝銅箔混沙礫。齎來求售。我商民間有爲其所眯者。彼狡不可及也。

低聲要客一呻吟。耳語斯躬負累深。了却精踈物無敵。

剝來銅箔稱沙金。

囉叭排烟

國政尙壓制者。世人所熟知。而强弩之末力。不復穿魯縞。觀於防野火。亦足以見其一斑。三月十五日絶影島火起。傍近人民。豫知被囉叭號召也。潛匿逸散。無有一人敢出防者。港內停泊舟人。皆係全羅道商民。謂此非我土。吾何關焉。悠然彷徨。何料乍爲其所督遣。然亦逃竄者甚衆。捕吏追拿獲十人。押送於東萊。而囚徒在途解綁反縛捕吏而去。又曾見後山防火丁。時放聲相哄耳。及令旗失影囉叭過聲。則抱膝

喫烟亦奇。

囉叭驅人旗有權。空拳奔命豈偶然。殺風景處最風致。
防火場中踞喫烟。

猛將搏虎

九德山。北控東萊。東抱釜山。背大河。在四屏山迤西。
在昔朝鮮請和也。加藤小西兩先鋒。留松浦、有馬、大
村、五島、宗、五將。守釜山城。五將一夜會飮曰。我輩苦
無事。盍獵虎九德山。諸將諾之。二月廿三日拈鬮。有
馬大村二氏守城。松浦五島宗三氏平明整部伍出
獵。獲虎五頭。後又獲六頭。皆此山也。據小西一行所

當時薩兵亦有獵虎事。有獵虎記一篇傳于世。

撰朝鮮征伐記。三氏至九德山也。相地勢占要害。攀老樹注丸以待。約定。群卒打銅鑼。山谷皆震。一虎過宗氏所伏樹下。佐護內膳自樹上狙擊之。虎怒穿樹根殆顚。阿比留源左自後狙擊。佐佐木左京、三山善作、大浦帶刀等。在旁樹砲擊。虎怒躍咆哮。發掘各人所據樹根。最後向內山玄蕃所據樹。發土石震樹幹。井田助四郎自背斫之。虎飜身而立。殆噬。齋藤彥九郞馳至。槍虎胸不殊。躍進擊。西山源左、湯淺藤左、叢刺斃之。虎大兩牛許。一虎過義智樹前。即狙擊中額穿脇下。虎怒掘樹根四五尺。大石荒河助下樹。巨銃

打虎脊骨。虎鳴牙壓薄。大石躲身入股間。搏虎投之四五間。虎舊起。將抓大石。大石刀斫其額。猶狂突。刺腹。義智乃下樹斫之。腹裂腸出。虎猶不屈。剗脚稍衰。刺兩眼乃斃。一虎爲大浦才藏所砲擊。而江口、立石、綱崎、鈴木諸人。叢刺仆之。既而松浦氏獲一虎。五島氏獲一虎。凡五頭。更出草深原驅麛。獲麛十九頭。諸將皆曰。日猶高。盍更獵頂上群虎。於是群卒先登九德山絶巓。鳴鑼驅迫。有一大虎遁入莽蒼中。群卒一列驅進。三將與將士。相地攀樹以待。松浦氏第一。五島氏第二。宗氏第三。有二虎趨過三浦織部、大石源

太郎中間。兩人狙擊斃一虎。一虎負傷豨突。睨源太鑿樹根。阿比留源左自傍砲擊。二發不中。三發始中。虎怒迫阿比留。源太將下援之。虎反顧抓源太不及。掘其樹。源太在低枝揮擊刺之。虎怒號嚙刀。刀缺如鋸。其兄荒河助見急馳至擲大石。源太得下樹。赤手當虎。以身衝虎頭。翻出其背。兩手握虎尾。極力曳之。虎雷吼數聲。荒河助進刺虎倒。源太剸其腹。踞頭抉兩目。荒河助拔頷毛。源太斷頭。覘耳門。泒裂十餘所。笑曰。此虎食韓人不下三十人。獵兩回。獲虎十一頭。木牌各書姓名。插之虎首。使衆卒擔焉。三將擁後。整

隊入城。觀者如堵。皆悚然歛容曰。我邦無不怖虎者。而日本人獵取之。不異狐兎。宜哉以大明天兵。猶不能抗也。此記係友人岡千仞抄譯。初余將赴朝鮮。千仞爲贈此篇。余意謂九德山者。草木暢茂。日月翳隱。人跡罕及。及上四屏山望之。則突兀童山耳。當時諸將所攀之樹何在哉。狐兎猶不窟宅。況虎豹乎。因頗疑一行獵虎記之爲誇張也。或曰。虎豹能走一日千里。不常其所。然三百年前之事。非可臆斷。吉副喜八郎者。對州人也。一日途上遭豹。短刀刺殺之。又有士人某。卒然遇虎。格鬪於東向寺北。終暴之。此皆數年

此按是也

末段說出虎豹皮。以與前說相襯。文法絕妙。

妙詠史

前之事。衆人所目擊。況當時猛將勇卒虎鬪龍戰之時。而謂無此事乎。予於是乃謂。往時此地榛莽千里。而後世不戒火焚燎殆盡。故虎豹亦遠遁乎。聞虎豹皮今多出于咸鏡道江原道等處。皆陷穽所獲也。虎豹在穽人立怒號。怒益甚。毛斑益鮮明。土人一歲獲一頭。得全家數口坐食不乏云。

萬里懸軍兵有神。廉藺何事動搖脣。韓明席卷存餘力。空作山頭捕虎人。

梟帥着鞭

牛巖距釜山。沿岸數十丁。文祿元年四月。小西行長。

與宗義智。竊自壹州勝本先發。至此上陸。直拔釜山城。走守將鄭撥。明治八年雲揚艦之有事于江華也。春日艦來護本港。當此之時。朝鮮國南北警備。羽書旁午。揚言曰。東萊備兵五百人。釜山三百人。南邊各所水營稱之。牛巖則裝置水雷。倭兵奄至。何足爲意。事在二年前矣。今則交誼藹然。釜山僉使時出迎勞。其似對壘敵視者。忽爲東道主人。回憶往事。若一夢斯覺。使人不耐今昔之感。

海不揚波路絶塵。牛嵒直與釜山鄰。安知征戰先鞭地。
東道方今作主人。

臺楣雅詠

永嘉臺在釜山城西地高一成雜樹相擁構造亦頗加意彩雕雖稍剝落無傾圮之虞倚檻轉眄則釜浦萬頃玻瓈宛如開鏡漁艇商舸泛泛焉與碧山相映發納涼之候可想詞客文人題詠匾額甚多皆刻字耐久蓋善圖也且書法遒美鸞鳳翬飛惜當時公務倥傯不得盡讀之

數幅蒲帆映水開孤鴻飛過碧崔嵬滿楣題詠雲烟筆併捲暮潮三面來

館址古甎

古館址。在豆毛鎮北。按嘉吉之初。日本館在三處。即東萊郡釜山浦、熊川郡乃而浦、蔚山郡塩浦。文祿壬辰變後。滅爲釜山一處。古館即是。但以其海岸漸淺淤、不便操舟。宗氏數請移館。至寛文十二年。始移于草梁項。延寶六年新館落成。今官廳是也。古館之墟。墾闢爲田園。當時影迹不復存。舊例我邦人不得出設門。況古館乎。唯有古墓存焉。以故春秋分中元節得能進往。名曰展墓。實則遊步也。及時沿路軍官捕吏警察之。陪小通事導引之。不得枉寸步。如護重囚押俘虜。且閭巷人家。牢鎖戶牖。無有敢闚者。微闚之

則爲胥吏所叫呶棍棒毆打。以故鷄犬一空。淸野以待。又如勁敵入境。見個殺風景。不肯復出。蓋彼俘虜覗我。我犬馬覗彼者。數百年於此。何怪情好不密交誼不渥哉。

滿目滄桑感更饒。不知何處館諸僚。一犂雨足春畲起。古瓦時鋤日本窰。

岩石扦海

五六島在港口。石柱直立巉絕。高者十數丈。低者不下六七丈。如植鐵柱。如力士相爭。參互錯立。船舶之進港。賴以爲標。有如燈臺。望之爲五爲六。莫人能正

笄。故名云。予病其不雅馴。欲求其本名。質諸土人。皆不知也。偶閲雨森芳洲爲訓導玄錦谷所作誠信堂大東觀之南。有小聚落。曰任所。古來爲訓導官邸。今譯學居之。堂在邸內。記文猶存。記。有言曰。斯堂之作也。北有釜山開雲之區。南有龍臺絶影之勝。龍臺疑即五六島。島西北有一村名龍塘者。蓋亦因龍臺得名。龍頭龍尾二山。可以參看。然今不敢濫改。姑從土俗口碑。

奇巖矗立勢峻嶒。直向港門碧色凝。何術倩來南海若。
絶巔夜夜點龍燈。

淑女表阡

淑夫人墓在館西三十餘町許傍山有川川屈曲就樵路右折則封土作壇之處松翠擁後數章百日紅交柯列植壇前橫石鐫淑夫人墓數字或曰大丘監司夫人之墓也邦俗埋葬多卜山坡丘壠蓋爲古制不碑不碣纍纍若覆盆然又不植樹木任其陵夷語曰修墓非古但用意之厚間有涉奇異者余嘗登傍近山巔往往有墓鳥道嶮峻人跡所罕至之處而墓地平坦數間環以石垣香火不供樵蘇不戒獸蹄布地歲中元一往展墓而已當展墓之時則傭善哭者號泣示哀畧同新居喪者云

暮鳥一聲輕靄籠。閒行好逐暮天風。美人黃土空殘夢。駐得阡頭百日紅。

漢城罹火

一月十八日。辨察官來話曰。頃者京城有災。不審火所由起。三十六宮畢付灰塵。但不及市街耳。浮說流言紛紛而起。諸大官蹙額焉。乃贈書東萊以吊禮也。竊謂三十六宮云者可疑。漢城規模與我二三十萬提封治城無徑庭。而我邸宅樓櫓之輪奐。市鄽物貨之輻湊。夐非彼之比。唯彼勤政殿者。彷彿我東叡山吉祥閣。即受群臣朝賀之所然。平常鎖閉。庭內甃石。

建小碑。自正一位至從九位署之。廻廊周匝。門廡廊然。京中土木無與之京者。王宮在其右。望之有數棟宮殿。皆狹小。無有翬飛之構。又不見諸第鱗次。綺窻繡簾。陋可知也。昨年理事官之在京城。以清水觀充旅館。諸道監司勤禮之時所舍云。時亢旱溽暑。想之今猶不熱而汗矣。

宮、樓、驀、地、付、灰、塵。一、炬、可、憐、非、楚、人。憶、起、去、年、清、水、館。火、雲、堆、裏、過、三、旬。

役夫浚川

中川。今改稱櫻川。橫貫居留地。以達海。然淤塞既久。

暑熱之候。汗溜臭腐。大害人身。故曾申飭會議所。令衆議浚之。偶有山口縣人寶迫某者。精土木之事。因使其量丈計較、作書以呈。而未肯輕下手也。至四月七日始起功。六月十四日畢役。事詳于晃頭臺記。

塵淤停滯不迎潮。自是棄捐非一朝。擬見能澆東海水。滿溝烟水過春橋。

放船延命

古來國民遇凶歲。放船漂到我西邊者甚衆。我待之自有定例。而流弊亦不爲尠。民馴我惠。動輙踏不測。一櫂飄然指東南。故昨年立約。要不至濫恩。而饑民

猶希圖萬一者。不可勝計。嗚乎使斯民輕離故土以寄生他國者。是誰之過乎。

雲鬟橫舳雨聲悲。全戶存亡誰得知。不死藥應蓬島在。載將童女向天涯。

閉門羮饘

國人來賀穀麥者甚衆。多係全羅道人。東萊近傍民庶。皆寒貧。無力能辨之。縱令其得能辨者。不過斗升。斗升同金玉。故遣人健羨特甚。乃相戒莫擧烟。至夜半人定。始得炊之療飢云。

辛苦賀來且息肩。一朝抛盡賣薪錢。恐遣隣曲相怨嫉。

竈下三旬竊學烟。

減膳依例

三月六日。洪小芸和余所寄與誰談行韻。有言曰御厨減膳官捐廩。其體民饑急賑恤之意。誠爲美事。然古今論救荒。名美而實無補者。減膳發廩爲其尤。蓋開糶有限。賑濟無繼。民從糴從食。不務節縮。一時傾囊。而糴乃告閉矣。若夫御厨減膳。一人所縮內孥其乎有幾。蓋小芸非不知之者。國有例焉。不得通變適宜。亦斯民之不幸也。思政殿在勤政殿北。東國輿地勝覽載鄭道傳思政殿文。畧曰。是殿也。每朝視事於

此萬機荐臻殿下降勅指揮尤不可不之思也臣請名之曰思政殿

鄭圖千載奈斯氓減膳虛傳頌聖明君王時御思政殿聞否田間號哭聲

發廩垂憐

聞頃日所在官廳發廩開糶而道路之說不以爲恩語曰民之多口亦可畏後半直叙其語

艱步蹣跚日易曛斷烟彌月緩支筋縱令平賤得升米枵腹行途添幾分

訾報非虛

三月二十日。住永某自對州歸。始得審內地軍興以後情勢。初某之赴對州也。二月十六日發豫期搭二十四日進口郵船而還。何料西征令出。二月二十五日郵船浪華號亦充運漕船。郵遞路絕。信息不通。但警報時時漏傳。此前五十首之所以作焉。今始得某所齎歸公佈電報等。傳聞始信。憂喜交集。撫卷歎息者數日。遂又溯始。信筆漫吟以寓意。昔者孔子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一句。說之者曰。始于所感。終于所感。維此漫吟。豈敢望麟經。而觸目感心則同。嗚乎海外奉職。不得投筆事戎軒。況翰苑握管。昭忠奸於將來。世自有其人。吾

儕小人。豈敢權外行事。唯官暇獨坐。聊詠所思以遣悶耳。故後五十首。不復立課程。廣採錄内外公私。以待兒逆歸蕩平。官報一曰。行在所第五號公佈。二月廿五日

二曰。征討總督二品親王有栖川熾仁出示。二月廿八日

三曰。陸軍中將西鄉從道。任陸軍卿代理。及二月廿二日至三月四日。西征電報等也。

慘淡風雨天角來。盡忠報國亦悠哉。長城不是治平具。可惜擅卿手自權。

公佈見旨

行在所第五號公佈。畧曰。一月三十日夜。鹿兒島縣

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篠原國幹等相謀掠奪彈藥庫造船所、及郵船大平號。朝廷遣河村海軍大輔、林內務少輔。往詰問之。爲其所拒。乃召縣令大山某問之。明知不軌形迹。 上震怒下命征討。海內吏民其知上意所在矣。

王師征討錦旗新。萬古功名一片塵。豈料漢廷叛臣傳。韓彭而後有斯人。

督府文移

二月廿八日有栖川總督檄文畧曰。 上意以爲隆盛爲復古功臣。要其覺悟。特爲派勅使。而彼强硬不

慘。捉巡査推鍛酷虐。終負以無根說以煽動士民。將兵出疆。及過態本逞其凶斌。余不肯。奉命遄西大旆。置總督府於筑前。天皇慈仁。殲巨魁示大義。脅從勿治。犯順黨逆。悔無及矣。初隆盛掛冠還國。由朝鮮和戰議不合。末句故及。

一紙傳軍鐘鼓振。分明功罪不能均。歸牽黃犬終難得。元是鷄林獵虎人。

玉座燭淚

征西電報得能達此地者。纔不過十一。畧曰二月廿

三日植木高瀨之役。吉井少佐死之。後互有勝敗。三月四日官軍拔三池。昨夜賊襲熊本。爲地雷火所殲者五十余人。嗚乎此豈皆異類殊族乎。同一神州之士民。而朝廷之赤子也。其勝其敗。均是關我國休戚。可發浩歎。

飛血吹塵酣戰餘。陣雲連處盡荒墟。夜深玉燭垂紅淚。天上有人奏捷書。

大義滅親

陸軍中將西鄕從道君。實爲隆盛弟。西南事起。君投袂蹶起。請自當之。走抵大坂。不得命而還。

悲婉

誓殪凶魁意氣豪。堪看大義滅同胞。鶺鴒原上西風急。
血淚深宵灑戰袍。

三將褫位

行在所公佈第四號云。陸軍大將正三位西鄉隆盛
陸軍少將正五位桐野利秋、陸軍少將正五位篠原
國幹等。結黨作亂。今皆褫官位降爲民。
自古功名易折磨。蕭韓末路果如何。歸田何事不要犢。
收得華山放馬多。

少將死難

四月三日或報曰。三月十四日官軍大戰于肥後。某

所謂西鄉星朝鮮亦發見此星變乎

少將死之。大佐少佐軍曹戰死者甚多。俱不記姓名。賊將篠原國幹與西鄉嫡子某亦敗死。西鄉桐野二魁常持重在後。至此始出指揮。苦戰可想。後聞之少將陣歿者。係訛傳。

颪捲砲烟飛劍鋩。遠西壯士鐵爲腸。軍門一夜將星落。長作鎮西山月光。

郵船漕糒

郵船始通以來。官民便之。未幾。西南事起。二月至四月。聲息全絕。或曰。郵船悉充軍漕。蓋非誣也。

春來百事屬望洋。傳道郵船莫敢遑。身若楚囚音信絕。

紅暾纔拜大東光。

遺孽乘時

四月三日報曰。石尾某者。爲江藤新平黨。曾逃匿薩州。至此始出。現今爲一隊長。

山河襟帶鎖邊陲。函谷春風誰敢窺。留得咸陽一星火。

死灰又遇再燃時。

窮士有爲

宮崎人吉士族不逞者。共謀黨薩賊。出陣于熊本。羽州庄内美濃大垣人士。亦陰通謀。起兵相聲援云。以上見于四月三日或報。

蕭條殺氣滿皇州。西土未平警北陬。淚下九重宵旰意。
春風時節不禁秋。

父賜手書

四月廿三日。始接本省本年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
等公信。幷得父書。書曰。媳婦學兒。汝久羈外地。豈不
欲見之乎。汝父亦頹然就老矣。但弄孫之樂。較可以
慰情。所望公私盡心料理。待其期滿歸家相歡也。
少壯疏豪氣未除。幾回遠翮試冲虛。慈祥一語淚千斛。
不忍天涯讀父書。

婦報兒戲

悲可想

喜可知

廿三日公信內附家書。有兒貞一寫照焉。生甫四月矣。本年八月余齡正三十九歲。而始舉兒。桑榆不遠。所成何事。能不愧於心乎。

異邦奔命半身枯。爺未知兒空對圖。不比八年神禹績。過門猶聽啓呱呱。

老櫻慰情

館庭櫻樹奇古可愛。低枝披靡。盤礴數間。花重瓣淡紅。遠望一團瑞雲擁官衙。聞移官之時所植。距今二百八十餘年。其間人事凡幾變。閱館司交替。有賢有奸。剛簡迂戇者。淸才儁茂者。或貪吝輕悍。招怨內外。

擧皆爲此花所見。人皆曰見花。而不知爲花所見。悲哉。

其奈晩霞紅僅遮。名葩本色尙參差。春風若解東皇意。盡日吹薰日本花。

日本花字新樣奇

廢園抒思

西館一廳。庭有櫻樹三四株。大者合抱。花時紅雲靉䨴。每散步對花吟哦。朝鮮風俗不酷愛花木。人過櫻花爛慢之地。而不肯回顧。俚語所謂人喜玩華我寧粉團果腹也。一噱。

園廢庭荒花木殘。春風不許主人看。謝他舊尹風流在。

遺我故山雲一團。

中川產蛙

櫻川舊稱中川。無有水源。田間涓滴之所湊合。細流不異牛溲。而偶逢雨潦。則暴漲建瓴。土石并走。故尤苦易淤塞。唯產蛙殊夥。雨夜閣閣之聲。使人有出塵之想。

十年鬧熟忽相遺。閣閣半宵聽始奇。一帶中川貫租界。
鳴蛙亦不擇官私。

港民攘臂

本港出入商貨。無納稅餉。故商賈貿易。理當至公無

隱。但舊染弊習之未袪。落貨稟單內。往往不明載沙金輸出。顧其潛出港者亦甚多。此其爲弊一。大凡世之商賈。陽相結陰相傾。然如本港絶海彈丸之地。宜協和以規公利。而今乃不然。互相詐欺傾陷。此其爲弊二。古來我吏民之在此地者。待彼邦人如奴隷。威壓陵虐。習以爲常。我商人有常言曰。督促彼逋債。不見血則不見錢。此其爲弊三。如是之類甚多。而朝鮮人亦巧駔賺。變詐不測。復駕而上之。故爲其破落家產者。不知歲有幾人。此是數弊。一朝難袪。雖然皆係對州商民數年養成者。若有京坂大賈漸來營業。爲

仲力打破。則何憂其不祛。繼任此土者。所當用意也。
誰與弊風任挽回。凝然一種作胚胎。百年痼疾急難治。
當面先除太甚來。

施藥艱難

一月以還。人民饑餓益迫。於是賣淫之事作。我氓之
蚩蚩。爲是傳[illegible]染痳。罟獲陷阱。不待驅而自蹈之。
一團和氣自爲春。何料桑中約亦新。利弊相仍何日盡。
催花風裏折花人。

役民容易

聞朝鮮國民一口。一日有錢十文。可以無飢。盖一日

二食爲常。唯三月至八月中旬。或三食。計其所需。多不上十五文。而本年凶歉。穀價騰貴。非要二十文。不能支一日。故中人以下。晝間一食。劣充飢腔。貧民則食松皮海草蓬蒿等。至肉落骨枯、力難採掘。則流離乞丐。立待其斃。悲酸之情。實堪憫念。聞之國內雇役人。雖恒歲收獲之時。就雇主三食。不過賃十五六文、乃至二十文。是爲最貴之時。而爲我居留商民所傭者。莫論時日。四五十文爲定。而本年忽減至二十文。再減爲十五文。或有不要一文、來乞爲奴、以求延餘喘者。韓錢六百五十文。畧低我金壹圓。一文卽一枚。

錢大小不同而價相若也
百錢不直丈夫兒辛苦嘗來甘似飴稀粥三文若爲得
細民命脈細於絲

哭評巧拙

民間喪儀雖不得而詳之據所聞人死必先殯斂二
三月而後埋葬富者殯于室貧者殯于庭于野其間
親戚故舊服喪服麻帽苴杖遠近來吊哭日四回每
回供養温食少長以次就哭位其聲曲折悽惋使人
楚楚哀慟者哭之巧也哭歇乃改服喪主爲設膳羞
其殯棺未出門之間每朔望如之當此時親疎戚族

往來殊稠故相競傭巧哭者因哭之巧拙評價資給焉巧者爲數人所傭泣號累日夜曾觀於釜山近傍殯斂皆在野或曰奠於家三四日乃殯於野劣掩藁席有時餧於虎狼云殯棺所在臭穢遠聞不可嚮邇

善哭男兒亦異才爲人飲泣告餘哀香魂旣散九天去掩鼻且過永夜臺

人難笄字

邦俗以守古禮自誇不肯與時變通其於冠昏喪祭參用朱子家訓四禮全書等而星移物換眞個告朔餼羊至僻遠民間流弊最甚大抵昏禮一擧全家爲

傾繹其故則隣伍少長交來爲慶數日不撤宴費且不貲故男女過時無夫家者項背相望於是乎桑間濮上淫媟褻慢民恬不爲耻嚴刑蒞之亦不能懲戒焉或語余曰釜山傍近民間婚禮氷人先通兩家之言互無違辭然後選時卜日期至男夫共氷人及親戚到婦家親迎此時親戚執鴈以木造焉夫先起拜鴈婦乃拜夫而後始行杯杓獻酬禮畢夫三宿伴婦歸家是爲中人以上昏儀其至貧困者則蕳之叉蕳而猶有難成婚者曰憚人妬忌爲妨也曰恐隣保連日來朋飲也以至花落色衰國多鰥寡殆爲此云雖

第二句以下。皆用毛詩典故妙。

然末俗餘弊。如是之類。不獨朝鮮爲然。任移風易俗之貢類。所當留意焉。

竇門倚遍懶浣紗。剝啄貿絲約不差。之子言歸何日是。野桑結子落桃花。

金釧買米

有齎金釧一枝來求售者。價八十餘圓。質純精光澤不可言。或云僉使某所有。非民間之物也。某氏購之。今現在其手。

紺裙斜立廢粧梳。侍女報來厨下虛。淚出文君飾首飾。多情欲療渴相如。

虎皮易餌

虎豹之文。不如米麥之質。本年凶歉。虎皮減價數等。梁上君子。察機竊發。斗舛之米。利市幾倍。不脛而走。惜哉我邦遭際時艱。不能溥及彼八道也。

看來文質與時新。一領纔能易一囷。憐彼俄然減聲價。殺身到底不成仁。

松下癯仙

嘗讀救荒本草。知松皮可餌也。然其食之去粗皮取白肉。煮烹潤腋淨洒。而後混米麥粉蒸之。搗之以爲餅。可以充療飢矣。今見土人直剝食之。其鐵腸亦堪

骸。生理艱難至此極。而我輩安坐飽食。寧可不思其故哉。

天道是非徒自憐。路頭剝食咽饑涎。采薇無力南山下。行遂赤松骨欲仙。

路頭病魅

賑恤有期。糴糶既閉。繼之以疾疫流行。醫藥亦無得。束手待死。其得能免鬼籙者。稱爲天命。

神農遺業招牌多。粱患慈心空渡河。爺塡溝湟見斃疫。全家八口嘆如何。

饑民聚埠

近日彼我商民貿易。米麥芋薯爲最。饑民纍纍然常沿門覓食。僅見帆影閃海。千百爲羣。及卸囷苞。穿而攫去者。尾而拾遺者。搶奪而逸者。守以覗隙者。如蠅如虻。揮之又來。急之則泣。擠之則斃。無可奈何也。

巨船萬斛賈乘時。帆影纔飄人朶頤。遺粒盡爲乞兒食。
檣頭歛翼午禽飢。

漕米列肆

兩國商舶舳艫相銜。雖壬辰艦艟。恐不如是其盛。而皆貿穀粟也。昔者以殺人。今者以活人。仁暴斯判。悲歡自別。交際之可貴如此。彼亦應有少感悟。即不可

不爲兩國貿也。頃日一話堪抱腹絶倒者。一官人語我商民曰。日本亦有米麥如是。恐與他國貿遷來。非本國所産也。此語卒然聞之。爲甚可笑。而退察其意。亦有不足怪者。從前對州人之所嘖嘖論議。常在向朝鮮要求穀粟。彼苦其無厭也久。乃謂日本地不産穀粟。而今俄見我粒米狠戾。其破膽亦宜。則彼井蛙之見。曾止於對州一偶。可推而知也。

是好是戎經百般。一區邊境半悲歡。梔櫧林立釜山浦。宛作壬辰戰艦看。

通鑑課學

新草梁村有一校。李華吉者教授焉。一日散策訪之。時聚兒輩課通鑑。音節恰似我邦僧侶讀經。見習字者。甚端正能得楷法。盖傳自支那者。與我邦人匆匆運筆夐別。校廣八九尺。檐低礙頭髮。傴僂而出入。華吉喜我輩過訪也。迎揖甚慇懃。指屋西高柳曰。此五柳也。且席上爲賦七律一首。以擬蜀漢三傑訪南陽。然辭句晦澁不上口。臨去投二十錢紙幣一枚。喜出於望外。肅拜出送。經五六日來謝。後又有書寄余曰。省禮言。謹未審辰下旅軒起居清穆者乎。僕頑命苟生是幸。何煩言。分袂之後。愈久愈思。吾公風格秀整。

高自標持。雖東溪之李元禮。無以過於此。後進之士若或有升堂者。亦必爲登龍門矣。向者公所製之韻咏。末初句便覺牙頰生香也。僕所製韻。以臻字爲懸。而誤懸來字。麥舟石曼卿之事也。而誤云范仲淹。正是淺識不博之致也。落花韻伏呈。仰備一笑之資。勿掛他眼。即賜斤正。未知何如。餘不備䟽禮。丁丑三月旬六。書契公座下。罪人李華吉拜䟽。其詩云。夜來風雨曉來風。一片西飛一片東。睡起殘紅無覓處。滿山啼鳥水聲中。

蕭然環堵有誰關。散策不妨晷刻淹。楊柳斜邊捫虱踞。

白頭學究課通鑑。

遁辭問食。

有一官人言曰。日本婦女。來留釜山港。條約書所不載也。宜飭令刷還。答曰。婦女不是日本人民乎。此地旣經貴政府准聽我日本人民。縱便居住。修好條規第四欵可以見。旣曰人民。該男女在中矣。其人嘿然者久。卒然指膳差蘿葍問曰。貴國亦有此種乎。

滿胸猜忌釋猶存。語次常看渉防樊。使君日夜憂民切。
咄咄顧他問大根。

烟管冗長

狀得善

邦人酷嗜烟。步騎坐立。俱不離口。煙管長三四尺。火盞大如拳。烟葉多不縷切。用手寸斷吹之。官吏則精葉細切。命侍童拈之。管之長倍徙民庶所用。蓋清國人亦大盞長管。而西洋人用短管。又有卷烟者。吸之不用管。此雖細事。足以觀勤惰所由。我邦人居其中間。今則長短並用。殆無一定。

烟管長於馬腹鞭。指頭拈葉盞如拳。蹇驢背上徐徐去。隔澗吹翻一朶烟。

蟬翼霑濆

服色衣冠之制。全襲前明遺風。有可觀者焉。而濶袖

長裙。不便作業。或曰。國制。平民不得用傘與雨衣。雨則用油紙覆冠耳。故顏面漆黑。殆疑印度人種。

明樣貂蟬亦可觀。不障風雨不遮塵。入當冠蓋出簑笠。自詫滿清以上人。

三　策督逋

五月十八日夜。方八時。忽聞牆外爭鬪之聲。走出視之。皆逃匿不知所之。後聞之。我民督責彼民逋債也。蓋督逋債者。不須多費言語。覘其來至。直綁縛之兩三日。則其親姻交來納錢辨償。是爲上策。毆打見血。爲中策。執左劵相要。下之下者也。漸不可長。曾謂之

市道乎。近日告訴路開。是風稍革。而數百年餘習。有時出於意想之外者。

市道元要乘事機。怪來此地互詬譏。何當洗刷舊汚俗。
三策終歸一笑非。

互欺規利。

我商會與彼民貿易者。常占倍蓰之利。而未以爲慊也。曾聞以我物品價百圓者。貿彼沙金及牛皮海草等物。轉送諸大阪。則時或抵三百圓。但立約不堅。片紙爲證。面貌相識。雖姓名籍貫。莫能審之。終致見賍賺焉。從前對馬人貿易也。在彼限訓導、通事、商譯、都

中等。在職者數人。餘皆以潛商論。潛商罪甚重。按大典會通和館條云。蔘貨潛商者。首從皆館前斬。然古之潛商。乃今之公商。而今之官吏。皆古之公商也。蓋曾查明治二年至九年之貿易案件。公與潛常相軋。故外嚴守門名設門名兩門。而自我觀之。苟從事貿易者。無論公潛皆商。而彼猶有隱然存故態者。是以商路躑躅。欺罔衒賣。相競傾陷。滯債積貟如山。且無由往督促之。我民之受弊尤甚。爲是破落身家。歸無家。留無資。栖栖不能自活者。年多一年。此所以貸借案件爲本廳今日一大難事。而彼官吏之語曰。俺等曾犯

國害。私相通商。故督其舊逋。先不得不問諸潛商之罪。問之則駢首就死。無乃日本商民亦不利乎。該案相持久不決。管理官盡心開誘。而後始能聽受理。我商民有常言曰。三回賣物。一回取值。不復憂折耗矣。安知彼亦早偵知我情。始披肝膽相示。及得其所欲。則擠而下石。不肯入守設門。我無可奈之何。宿弊所在。容易難除。而今則畧就釐革矣。

氣類相招俗不淳。看來澆薄有淵源。秦宮馬鹿相欺詐。韓海鮫鯨互吐呑。

開賭見追

邦俗好賭博亞食色。其爲戲亦簡便。斷割分許樹枝爲四。隨手撒之。輸贏立判。到處可開場。一日力役所得。翻手爲空。官曾於龍尾山下。蕩平糞場。爲遊息處。何料忽爲渠等所占。禁之不得。乃報海關將時追之。猶不能絶蹤也。曾在江華京城等地方。見軍卒麕集賭博者。皆於官道廣衆中。公然爲之。問之乃曰。賭博固爲國禁。而於門候衛卒特許之者。防其睡去也。惟都府繁華之地。多用骨牌花牌。僻陬人民無復有之。然其簡便易行則夐過之。於戲家無擔石儲。而一擲輸贏。妻孥寒飢。爲禍烈矣。

八口啼飢肯息肩。營營力役日如年。十文到處還朋賭。
輸盡儂家活命錢。

求食招累

五月十一日。有客來訪大倉組支店。服色都雅。揚揚策驢。店主富田某謂好客也。延之樓上饗焉。其馬夫就某所雇之奴崔今五者求食。今五辭焉。馬夫慍之。偵其出。要諸途毆打極慘。今五叫號求援。管店某邉遽赴救。時辨察官偶來在某氏家。聞之輙命官隷。捕捉馬夫及今五等二人去。店主一夕失二傭。而未知其坐何事也。及暮始覺之告訴焉。官爲照會伸理。一

飯睚眥之恨。受禍亦已甚。大低彼商人務修外貌。跡類賍賺者甚衆。

邊幅修來務自裁。何圖墻下起氛埃。一盃睚眦馬夫恨。即攪乃翁心算來。

拿捕淫婦

五月十四日。有朝鮮捕吏四五人。突然亂入我商民高島種藏家。時種藏以事他出。吏排戸入捜索。捉其國婦女三人去。聞種藏供狀。該婦昨夜欵戸求飯甚哀。拒辭不可。東方將白。顧念婦女來我館。國禁所不容。不如暫允其請。及夜放還。不使國人目之。終延之

室飲食。待明出訪人。何料乍爲捕吏覺知捉去矣。該婦之就縛也。榜掠捶打。無所不至。國人觀者亦皆極口罵詈叱咤。繼以亂毆。血痕淋漓。體無完膚。捕吏在後熟視不敢制。面縛甚緊。且連結頭髮。牽之如犬豕。氣息奄奄。不堪跬步。棍棒驅逐而去。我人民逢之者。皆掩目俛首。不能正視云。至午後。謂猶有一婦現在棍山吉右衛門家。再來襲之。而無有焉。時我民方憤捕吏之踈暴。奔赴援之。終致海關將被毆打焉。

求活百方終辱身。繍牀無意買餘春。果然罪死勝饑死。早免娑婆積刧因。

罷黜關吏

一網打盡三婦。捕吏猶謂餘勇可賈。又襲梶山吉右衛門。俱未曾有一語報于我也。乍有上廳訴寃者。視之海關將某也。憤惋特甚曰。貴國人亡狀。毆我肩。撩我冠而足裂之。小官奉職警察非違。而被外人凌辱如是。不可一日冒居此職也。終去具狀東萊。是日之變。實出意外。而其不一語知照。恣發跡我民家。蔑如國權亦已甚。故一面詰譯學。一面照會府伯。關吏終見汰職。

爲暴爲狂任客嗔。多情猶是護花身。蘧然汰職歸無處。

一朶荆釵愁殺人。

斬首悲慘

前日所捉去之三婦女、及媒合男夫一人。六月二十二日處刑雙岳下。皆斬。是日天陰。微雨慘淡。罪囚之出東萊獄也。反縛背騎瘠馬。顏扮白粉。捕卒猾手擁前後。號笛拂人。行徇其罪。既至刑塲。鐵鏃貫兩耳。偃卧地上。男仰女俯。猾手臨斬。刀鈍不殊。変代數打。始能身首異處。例府伯及辨察官蒞塲撿屍。是日府伯以病不來。辨察官見其下刀輒先去云。

玷汚豈敢不知非。活路歳饑與意違。淫雨濛濛腥碧血。

幽魂夜夜逼人飛。

澣衣嫉忌。

民家不貯盥盤。婦女澣濯衣服者。皆出就川瀆。浸而敲之。其衣純白無織文。間有服藍色布衫者。頗稱袨服。平民衣絹紬。絶無見之。官令所禁乎。抑亦貧使然乎。

雙雙結伴杵聲催。綠潤前溪雨後苔。敲著白衣心轉惑。日南頃許翠裙來。

聽訟盡辭

五月十九日。始開對審例。使彼我原被訴答於公庭。

亦前古所無。庶幾奸民屏息。而良民得展力矣。原告密陽人某。被告我商日高某。

雨後風和天地暄。雙雙鳥語訟庭繁。扶踈林樹無逃影。旭日分明隔水村。

施刑非地

刑兩國交涉罪犯於雙岳下。朝鮮政府之舊例。然昨年既約革舊布新。則處姦犯自應有正法。而今必來就舊場。若陰援古例者。故急作書爲問。且思紓之死。而事已莫及矣。

邊門跡絶散烟霞。生怕殘雲一片遮。無限傷春情未徹。

秋風吹落合歡花。

薫窠驅蟲

語曰。齊一變至魯。窟爐是穴居一變也。則其變爲木造瓦造煉化石造。以至湧樓飛閣鐵柱玉牆。果在何時乎。茅茨不剪。犬馬同居。厠溷不設。朝移夕轉。百蟲嗷嗷。不啻飯上簇蠅。蚊蚋之肉迫螫人馬。蛇守宮蝙蝠之窟宅壁間。以馴致蛇蝎。亦未可知。則其薫烟驅蟲之舉。在朝鮮人家寔爲好手段。然未曾洒掃潔清戸庭。晏然任其化生。曰我力不能驅之。其措本而趨末。何獨怪於窟爐哉。

豹脚飢蚊百足蚿。終宵無術得安眠。塵砂不掃潰汗臭。
薰徹驅蟲萬突烟。

露臥飽睡

民庶多不貯臥蓐蚊幬。冬寒燻温突。密閉牖戶。不茵
不衾。一家當火閤。夏時露臥海岸沙石上。以避蚊消
暑。習慣之久。風露瘴癘不能病之。生理簡便。太古遺
風矣。

擧將全戶出瀛濱。不用蚊幬與草茵。露臥沙塲君莫笑。
居然席地幕天人。

月波盪槳

七月二十六日。衙退相謀納凉。僦船三隻。泛釜山浦。是夜既望。襲赤壁遊故事也。時暑氛漸散。夕陽春山。清風自遠至。轉柁向豆毛辨察所。遣人招玄紫英。以事出于不意。紫英悾惚殊甚。遂爲拉樂工數人。另裝二艘來見。適明月離山。星斗爛然。左望九德四屏。突兀聳空。我諸將獵虎之處何在哉。右則釜山牛嵒。艋艟蔽空者。今則賈舶商船。相接波間。既而樂作。雍雍紓餘。泉流而烟霏。爲與民樂。劃然貫耳撼海。行陣樂非乎。擊波頭南出。則晶瑩滉瀁。月兎蹴水。金碧破碎。皆爲琉璃片。披襟獻酬。不復覺人間有炎熱。忽憶去

年海路達仁川灣。實爲昨日。其在京寓也。旱亢不雨。宛坐甑裏者二十有六日。與二月江華奇寒墜指。孰苦孰安。況是時兩國機變不測。思豈及此。而今則兩情和洽。共在恩波涵泳中。其樂何如也。客將辭去。留樂部一舟爲送。月下鏘鏗松影在地。歸廨時夜既十二時矣。同遊近藤誧軒。矢野樅陰。中野許太郎。住永辰妥。客則辨察官玄昔運號紫英。於釜山江華京城諸所。幹理交際事者有年。舊官訓導。本年一月陞今官。紫英請余記之。余特喜兩國一舟歡洽至此也。曉起執管記之以贈焉。

萬頃金波搖皎晶。畫船作隊八音幷。月娥傾耳或聽取。
前數百年無此聲。

雨霖漂穗

昨年亢旱不登。再墾水田種麥者國內甚多。本年幸遇時氣和調。兩歳糞培一時致效。麥稈長倍常。黃雲漲畝。國人之喜可知也。何圖收穫之際。陰霖連月。加之民皆游惰玩愒。日復一日。過時不收。遂致雨浸風拂。麥穗化爲蛾。稻秧頓宿螢。料本年收穫。亦應十耗三四。況遭頃日熊川暴漲。所在流麥。一日乘晴徜徉南濱。駭看海岸藻荇堆積。數里不斷。取而視之。皆麥

稈也。風潮搏擊。不復存一穗。據國人所說。本年凶歉餓死極多。概算八道人口。則一道全亡矣。但慶尚道民死亡尤尠者。寔因仰日本米麥也。此語雖如欠精覈。以新舊草梁村準之。蓋亦不誣也。舊草梁村曾與我親睦往來。故多免餓死。而舊草梁村反之。曾不縱我民入其里。我亦不悅其來。故登鬼籙者。十有三四。則賴我全活之說。不無確據。嗚乎飢荒如此。繼之惡疫流行。醫藥俱欠。斯民之遭瘼。一至此極。而餓𣨼萬斛之說。終歸于空言矣。

麥粒化蛾飛半収。秧針宿鬢拂猶留。昨憂旱赤今憂雨。

欲不悲秋不自由。

府伯解任

府伯在任。例四年交替。今東萊府伯洪祐昌。以我明治七年莅任。適爲余始祗役釜山港之年。屈指四年。余之往來此間亦久矣哉。府伯時寄書。畧曰。僕承召銀臺。梧秋之望可以浩然。雖男兒輕別。至於吾人天涯會心、一朝分手。其悵緒倘復如何。蓋余與洪氏文雅爲好。唱和篇什裒然累幅。而今先歸。意豈不黯然。況新約履行之初。事垂方成而未完也。以余之碌碌無寸効。瓜期倏過。雁信罕通。呱呱之兒。未認顏色。栖

栖之居。已屬回祿。心之憂兮。其誰使然。雖然武士死於武。文臣殉於文。男兒本分。今日何等時。廟堂宵肝。而一念纔及家庭。輒爲兒女態。能不愧死乎。

聞說佳期萬里違。殘蛩守壁斷鴻飛。秋來休問愁多少。主遇瓜期客未歸。

遠官忘寐、

九月二十八日。余感冒在告。耳邊乍響汽筒亮亮之聲。以謂土人戲弄胡笳也。既而人民一時奔赴船艙。曰汽船來。汽船來。乃歡躍蹶起。叫西賊平矣者數聲。

邉遽上廳。頓忘病在身也。二月以來郵路。至此始復。

據船長德田幾雄語及長崎縣所報書。是月二十四日。官軍圍鹿島城山。大憝自刃。餘或死或降。西國悉平。此夜喜不自禁。忘寐達旦。

航路半年硬不開。便傳喜語亦驚猜。索居臥病釜山廨。新報燈前讀幾回。

軍艦派來

十月四日。軍艦高雄號入港。

異域半年膓轉雷。潮頭喜見國旗開。鯨鯢西海應收跡。船帶扶桑日影來。

星使遠暨

高雄號送代理公使花房君來。據約條。自今二十個月之後。開他二港。是月適爲其期。故將赴漢城議事也。

陰雲漠漠暗西濤。蠢爾兒曾儘討擒。日月揚輝祲氣滅。使星早既入鷄林。

善後有望

西征師興以來。戰死者無算。而政府所糜金額。殆上四千萬圓。嗚乎一人不平。海內騷然。黎民何辜。橫罹鋒銃。此明治一厄也。豈止九國疲弊而已。善後之策。偏仰明哲協翼。

將虛將實夢耶非。歡極哀多不自持。一夜秋霜千里野。回春何日草根知。

廣濟長企

余百詠起筆於警報。則須事平結局。而國計盈縮。民之休感係焉。交際有禮。通商得宜。亦善後一策。於是終錄博覽會一詩。非敢言參畫財政。以美我管理官及諸僚、竭力從事交際也。會場十月七日開。限三十日閉之。先是余代居留商民。草廣告文一篇。管理官與東萊府伯、及辨察官議。加校正。以付活版。頒布朝鮮國中。文曰。在昔神農氏興。交易道開。軒轅氏興。舟

車利通。爾來數千年。民賴其便。聖人澤被後世者亦深矣哉。謹按我日本於朝鮮國。雖隔溟海。土壤爲隣。人文雖異。習尙或似。但其舟楫往來稀疎。通好數百年之久。兩情有所未洽。於是昨年兩國朝廷深慮。重修好誼。革除舊弊。爲開擴商路。要在有無相通。全交誼於千載。豈止古聖人日中爲市之遺意而已哉。我輩小民。幸生此昭代。常得在本港日事貿易。則須孜孜勉勵。各執其業。以圖奉酬朝廷盛意之萬一也。而兩國物產。勿論天造人工。自非遍賭博覽。以詳其有無。則所通濟互狹。今也我邦幸有火輪船。東西馳走。

運輸極便。則先欲於本港。試開通商博覽會。大蒐聚我物品。以供朝鮮國諸客之品評交易。其爲物自絹布絨緞。金銀銅錫。陶器漆器鑄製鍛錬之諸械。農工一切之要具。穀粟菓卉之異同。以至各國之諸名器諸精品。擧凡天下之物。山積林列。莫所不備。無求不得。伏望朝鮮國諸道博物諸君。亦多齎遠近物產來會。貿易通有無。且講商法。則庶幾不負於兩國朝廷敦睦鄰好之誼矣。開場以十月（朝鮮曆九月）朔爲始。限三十日內。嗣後每年爲例。其間物價務要平賤。以期遠近諸客多聚縱覽。資其所需也。惟望僉君將此刊文。

布及於各道同志之人。勿愆此會場期日。則有榮多感。照諒是希。肅此廣告。明治十年月日。在釜山港日本國商人謹白。朝鮮國東萊府商會中。

今古奇珍畫列庭。通交併得啓心靈。眼前博物君看取。不比荒唐山海經。

以上五十首。三月二十日起筆。十月七日畢。

朝鮮歸好餘錄卷之一終